

尊  
聞  
居  
士  
集

序

瑞金羅臺山先生尊聞集  
八卷舊刻於吾吳壺氏板  
久散失光緒庚辰余視學  
江右既之任購先生集不  
可得其年秋試甯都州瑞

金其屬邑也試之日有羅  
氏子呈書求刊發之則尊  
聞集乃大喜州牧韓君聰  
甫好表章文獻聞之欣然  
請任剞劂工既竣余乃為  
之敘曰本朝江右治古文

家首推甯都魏徵君後數  
十年而有先生先生徵  
君之鄉去居與世俱近顧  
其為文絕不類徵君先生  
嘗深究宋明儒先之書汎  
涉百氏窺莊荀微奧與經

師游精研小學訓詁於漢  
儒家法如燭照數計故其  
文章原本經術覓樸神古  
彌綸天人張皇幽渺江右  
作者先生自樹一幟焉至  
其出入儒釋論箸雜糅讀

者病之然在先生固自有  
其不朽者矣先生鄉舉出  
彭芝庭尚書之門與尚書  
季子尺木先生交最善先  
生沒後彭氏裒其遺集付  
梓令聰甫鄉試舉主為尚

書四世孫先後皆淵源  
氏宜聰甫之樂任剗  
余重違其請也是本為道  
光戊戌瑞金縣令陳君所  
刊板燬於咸同間寇禍當  
時讐校未善辛亥豕謫

謬滋多。蓋氏舊本驟不可  
得。余輒就是本審覈改正。  
疑者仍之以闕疑也。先試  
之。日余命州屬學官訪鄉  
賢。後裔徵君之後。式微無  
業。儒者先生後嗣亦衰替。



獻書之羅氏子蓋其族裔  
云光緒七年辛巳八月吳  
縣洪鈞敘

刊尊聞居士集引

余甫至江西留意藝林即  
耳羅台山名其著述莫之  
覩也唐寅有移瑞音取色  
乘而閱之畢然以獲讀尊  
聞居士集為快及下車而

廣加諮訪邑人士多能道  
台山之詳獨其文集之鏤  
於吳會者多客村之未之  
傳蓋先生家多家少自京  
華及吳越徧與該名士大  
夫交故爰乎志者及遺於

通皇劍浦珠豈文之有數耶  
簿書形瘁徵取功疏越茲  
九年終未得所為台山者  
戊戌喜茂才羅生積贖先  
生之族也余門下士也購得  
他銀本暮進時方邑校因

查得先生嫡孫名家惕者  
名臺子試台而詢之復據  
以原稿本呈余合閱而詳校  
之然後見先生負磊砢之  
英有江山之助且樂得二  
生之克副余意而其闡揚

家學克承祖業之尤為可  
嘉也亟捐廬而付之梓以  
公同好是役也家學博玉  
祀實與力焉

道光戊戌八月既望

大興陳增印題

尊聞居士集敘

孔氏既歿學統岐道術裂二千餘季承學之士遞相祖述專門名家苟是有訓詁之學有辭章之學又進之爲道德仁義之學就其善者莫不原本六經之旨曰孔氏爲宗要其淺深純駁高下之別則斷不能曰同也論語曰君子博學于文約之曰禮夫文者禮之外心也禮者文之內心也微顯交融本同一貫然而博約之閒內外本末之敘則不可曰不早辨故曰文莫吾猶人也又曰子欲無言學者誠能廓見聞之町反視聽之原尋一曰貞樞紐造化然則明而爲日月流而爲江湖怒而爲雷霆蕃而爲艸木莫非文也卽莫非禮也其皆一心之自爲發育也而果可曰外求乎哉竝吾世而爲訓詁

辭章之學者徃徃有之其能究極道德仁義之歸者抑鮮矣  
羅子臺山躬明睿之姿嗶嗶然負進取之志研精覃思真積  
力久豁然自昇發而爲文彌綸天人昭晰空有沛然而莫禦  
蓋百數十季閒攻文章譚道術者未有或先之者也而或釋  
臺山之文出入乎儒釋汎濫乎莊卮兼綜乎訓詁辭章疑有  
累乎道夫是則臺山之博也其外心之著與乃其所目約之  
者非猶夫人之所能測矣其乎博約之間內外本末之敘辨  
之者早矣而又何疑焉乾隆四十七年夏六月長洲彭紹升

敘



甲戌 廷試至京師同館鍾梅品以贛邑鄉先輩鄧  
自軒遺集示余見羅台山所作序表筆墨高古心儀  
其人丙戌夏秉鐸來瑞求先生尊聞居士集十餘年  
而不可得至戊戌月潭明府以羅生抄呈全集出示  
為之大快屬余召其孫携原稿呈校即鳩工鐫梓觀  
原稿諸作批評各極元妙知先生天資超卓博覽羣  
書所文盡天下士其相與造就者非尋常所能識也

集開卷五十一  
工竣綴數語於後以誌仰止之忱時道光十九年秋  
八月長寧後學陳元標謹識

尊聞居士集目錄

卷一

論著

觀生

積微說

書濟陽張子立命說辯後

書歷城周君私諡益都李叔子議後

書韓烈婦傳後

四貞女傳後論

書北海孫君所藏荊州心經後

書挑核論後

篤公劉鞞琫容刀其軍三單解

卷二

敘跋

東莊遺集敘

鄧慕濂先生遺集敘

儒門法語後敘

緣善錄

同善會敘

蒿菴文集敘

蒿菴閒話敘

醉榴軒敘

無量壽經起信論跋

倪九山詩集跋

壽沙斗初跋

別魯絜非跋

敘游贈族子任之

贈屠罕涯跋

白沙先生墨蹟跋

周忠介公手帖跋

黃丈靜山手帖跋

二林居唱味詩跋

尚書義跋

卷三

書牘

與宋道原

與宋道原二

與宋道原三

與宋道原四

荅宋羽儀

與涂南池先生書

復彭允初書

荅汪大紳

荅汪大紳二

復涂詡菴先生書

與彭允初

與彭允初二

與王光祿書

與韓公復書

與韓公復二

復彭允初

荅楊邁公書

荅楊邁公書二

卷四

書牘

與法鏡野先生書

與汪大紳

與馮君弼

與馮煥山

奉朱梅崖先生書

答魯絜非

與曾應龍書

與彭允初

與彭允初二

與彭允初三

與彭允初四



與漑大紳

與漑大紳二

與彭允初

與彭允初二

與彭允初三

與彭允初四

與彭允初五

與大紳論居士傳評語

與彭允初

與彭允初二

卷五

傳記

外王父鍾先生冢傳

曾孺人傳

張介岐傳

淇縣典史汪君冢傳

蕭山汪氏兩節婦傳

楊節婦傳

阮生傳

貞婦屠印姑傳

游鑪山記

石竹山房記

玉蘭堂記

邵元圃先生懿行記

故朝議大夫求北知府袁公傳後記

屠文記

卷六

表志狀述贊頌銘

贈文林郎雩都宋先生墓表

外姑賴孺人墓表

鄧先生墓表

餘姚邵伯子墓表

伯舅鍾先生改葬墓志銘

外舅宋君殿颺墓志銘

宋孺人墓志銘

宋季子墓志銘

雩都宋健亭先生墓志銘

太學生宋君渭揚墓志

李翁墓志銘

蔣翁墓志銘

范孺人墓志銘

奉政大夫翰林院侍講贈光祿大夫吏部右侍郎加一

級彭公行狀

家君七十一壽述

文昌帝君頌

觀音大士像贊

知歸子贊

五山銘 有敘

卷七

詩

寢中登翠微山昇句

寢中邢邢亭昇句

送宋羽儀之南康二首

丁亥二月自蘇州旋里彭允初送余至昆陵驛后詩贈

別次韻奉酬并寄滢大紳薛家三

贈季弟鼎臣五首

贈鍾生

示表姪文杜

贈賴惠泉

爲族子寅谷題畫四首

非非石篇

賜潘守愚思質昆弟六首

次沈大方先生七十生辰元韻

觀劇三首次大方先生韻

心琴次大方先生韻

天琴次大方先生韻

象生萼次大方先生韻

次大方先生遣興元韻

過蘭雲廬名之曰方寸蓬萊佗文記之更題詩其後

尋知歸子偶述詩及竺香子咏詩歡喜贊歎亦成咏詩

四首

辛卯仲冬同李四彘滕自廣州過嶺至賴縣分攜爲詩  
送之歸山東寄懷令兄焮水尋三首

別友四首

題彭允初所藏東林五君子手帖四首

荅彭焮士二首

冬日過寶輪寺值雪呈沛林和尚

莫灣寺前見親迎者

題蔣久章鍊丹圖

偶題二首

卷八

制義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曰爲絢兮何謂也子  
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  
已矣

何事於仁必也聖乎



述而不佞信而好古

其二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尋其所

喜怒哀樂

其二

子曰回之爲人也

其進銳者其退速

附錄

書尊聞居士集後

汪縉

羅臺山墓志銘

王昶

羅臺山哀詞

魯仕驥

羅臺山述

彭紹升

臺山平時所爲文僅有艸藁多散佚每過蘇子輒從其行篋中出所題鈔而存之而呂其詩附臺山之入山也予意其不復出因彙所鈔擇其完粹者錄一巨帙爲敘其卷帙已而臺山自洞庭至寧波明季入京會試報罷歸過予出頃所著古文七八首多傑特之佗其經義十首生平論學宗旨略具焉是因并入前錄中又明季臺山甫至家而殤子聞訃卽遺書其子之明索臺山文藁久之無報書會青浦王君蘭泉按察江鹵王君故與臺山善予因曰此屬之王君旣疎任遂招之明至官竝索身臺山全藁以何王君丁母

憂歸過蘇呂其藁見授遂續取古文二十餘首詩三十首合前之所錄身八卷其商量去取每與滢子大紳共之繼呂同好敘述之篇別爲附錄爰集實雕板而志其緣起于此彭紹升記

尊聞居士集卷一

瑞金羅有高著

論著

觀生

生也者寓于物而湛其靈者也形者肖物之品殺而殊等焉  
隨量器且效生者也命也者脩短也有期限符節也貴賤有  
倫也枯惡完好有制也生就也之謂命生去也之謂命物所  
因且成毀也不造而自然有且之且然者而不可質期也之  
謂命大中之謂命命也者生之宰也視其器命降精凝之謂  
器器章之謂物生充之之謂性器有污潔焉堅脆焉器之厝  
有平危焉器之服亏人有適器焉有不適器焉器習而有方

生域其方變本而就器萬器各分之謂性沒其畛匯之亏其原其純粹至善也之謂性性之成亏人者生之和也生之和也視其器是故物之爭也且我其忘爭也且無我我也者器之景昧性而妄有執者也我則局局則聰明之兌塞聰明之兌塞則生不舍其字生不舍其字則並老澹涸人而並老澹涸雖生也謂之陳人忘爭也者釋我而哲大倫者也其息止其知同其靜也若海其動也若火至安也至明也不役知且鑿異也是故立分且明本而不病私家天下若及草木鳥獸魚鼈而不病濫循合散之理泯愛惡之情渙然譚然樂與萬物同暢而已矣是故其亏形之成也體性且完形不虧其形亏形之斃也正形且順性不懸其悔夫誠知夫生之麗形且

形形麗生。曰生不形之未嘗損生也。形非柄生也。形非故生也。其觀盥也。聖智也。非形生概也。形生也者。褻形忘形。說生罔生。曰形形。曰偷生者也。曰說生。漁物養形。曰奉形。適形謂養生而損生。損形若曰是溺情然非然也。是出入情背情背之久。乃曰無情焉也。無臯情何也。情者生之萌達機也。視其器惻隱羞惡辭孫是非親親長長六者情也。性之藝也。性閱而冲不可見。情發揮之。曰得轉轉也。雖然器窳則槁焉。器質亏所染則莪化而爲蒿蔚。激而惡之。曰謂其無情也。然而驟而睨其牙。又泛觀之。亏其我之所不接。滋見榮焉。不弟不可謂無也。我立情昏我熾而情已悖矣。攻取詐僞貪盜淫僻驕憤偷佚第然而叢。曰潰反其情也。豈情也是故。聖人無我。

情之正也邱里之言外我而公談則情大呂其昭然聖智之  
爲觀斯故生之運行古今不呂古今而異不呂晝夜舍者與  
如斯夫則生之不緣堯禹而盛不緣桀跖而息信矣穀與不  
穀而已矣情之穀也恃才才也者與命俱降者也天之降命  
也至晉其降才也亦至晉是故專能之謂才割斷清釐之謂  
才亂而秩修畸零羸胸呂復亏度之謂才規亏規矩亏矩不  
隘亏曲不昏忤亏旁午能經能緯能通能固能廣能微之謂  
才是故才也者生之成能也而先才而導之者意也定趨操  
亏始事期不貳亏中要之亏末意也意所嚮志也其道迅而  
彊能率志能壹志志定能遷之志直能回之志成能變之能  
毀之意也意也者生之魄也性命也情也才也意也兼管而

樞之樞無所運旋無方無留無象其道內外周一呼吸環宙  
旁覽裨瀛海無行無至無出入門無徑遂職藏備萬物形色  
體質性情才用載之無積其官思善鑑端幾萌動卽甚微無  
不立白是之謂心心也者生之府也畜持生之具而蒸辨焉  
者也仁義忠信禮樂此其具也性命也情也才也意也與具  
同柢而致用具者也其柢是極也陰陽之紐也具渾焉具壹  
焉純粹至善也器判之而仁知分矣器判之而善不善別矣  
知具習具與具一會極若是者其生理其生遂知具習具未  
具一至之不休具一極協其理遂也不殊中休者其用知惑  
其習也不緝已頻復故馴迷其理不理遂不遂難吉凶沿類  
至瞽者其生亂且敗終凶聖人惻焉于時昭具焉故曰易之



興也其亏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六具之用亏易乎精之亏詩書春秋條之亏禮乎履之是治觀之衡也

積微說

郇子曰積微歲不勝月月不勝日日不勝時夫時之亏候微矣庸人歲去而悔之月去而悔之而不知爲日時積也故志士敬日大人敬時論語曰學而時習之又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夫時之亏候也微矣欲進學寡過黽勉成志士大人之行敬之哉

書濟陽張子立命說辯後

明中葉有袁子者作立命說其說曰人爲善則美報隨之有一善必有一報善之大小立之格日籍之計日課數告天天

將絜其多寡長短輕重臣疇適其等不登爽厥分濟陽張子聞而非之曰是異端曲說也是街小惠微勤與天地鬼神市者也是惑亏二氏因果報應之言而景附吾儒惠迪吉從逆凶積善餘慶積不善餘殃之旨臣成之者也是說也好誕者樂言之急功利嗜富貴者樂言之遞相扇誘增益傳播而不知其諄經誼陰爲吾道螟蟻也何言之爲人臣而矜功伐邀寵利不可謂忠爲人子而顯勤勞邀厚分不可謂孝籍小惠微勤邀福報亏天不可謂善人不可謂畏天人捨六經語孟所教之公善誠善而學僞善臣自私六經語孟臣至誠至公立教而袁氏亂之臣私僞彼其說曰吾臣濟物也私僞之心積臣望報故飾爲善望報切報不至將疑報既至將怠其濟

一  
五  
十

亏物幾何矣羅有高曰張子之論正矣其陳誼高矣反經之  
功卓矣雖然吾懼杜塞中下爲善之路也張子曰君子之教  
人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人苟自進于善何論中下不自進  
于善而徒習其私且僞者成其中下士人讀書立身竟甘曰  
中下自域君子教人竟將盡天下之人毆之中下邪羅有高  
曰是不然記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  
而已矣是故上焉者之于善也成膚草毛髓悉善氣之充中  
焉者灼知善之益若水行之資舟壺也其見不善也浼之若  
涂中下者之于善不善也如景然如寢然不必辨哲也顯之  
履王法而勉焉幽之履鬼神而勉焉或名譽之動而勉焉或  
章服之鹽而勉焉依朋類因習而上下焉下焉者之于惡也

成其爲欲也邪僻而悍干冒王法欺誣鬼神臣徑遂其欲者  
也其爲惡也名譽崇之不爲變譏毀集之不爲變公爲之不  
甚畏人知誠爲之必不屑臣僞善參之也故曰仁者安仁智  
者利仁畏臯者勇仁下愚不移是故上焉者天地清純之氣  
之萃而間有者也下焉者天地濁駁之氣之萃而間有者也  
常有者中人爾而中人者有欲畏先王知夫中人者之欲畏  
之大可因也是故樹之皇極臣觀其觀敍之彝倫臣理其統  
禦之禮儀臣定其位文之頌辭臣馴其野飾之筐篚燕好臣  
聯其情慮有闕而不明也亏是通之師友講說臣極其奧慮  
有勢而不遜也亏是匱之音樂鼓舞臣感其天絲焉而才美  
出亏其倫亏是乎榮之爵賞臣旌之教周備而恬不率放教

侮張弓是乎施之刑撻弓威之移郊遂畫井疆巨媿艾之刑  
賞昭而欲畏壹欲畏壹而王道亢若是其迂且難也當其時  
無欲無畏中道若性者固宜有之矣而緣欲畏而服教適善  
者不其衆矣乎慕風聲懷象魏然後明好惡之鄉定欲畏之  
分且畏爲隄且欲爲表勉而趨事者不逾衆矣乎是皆不能  
離乎私且僞者也先王不忍殊異之容保無疆總而教之博  
之藝術且怡翫之寬之歲月且堅樹之及其成也和順決誠  
信通欲惡泯天則著德產精微之致人人曉爲固有曲殺經  
等繁委之數貫習說樂而調敦比而不厭而王道四達矣充  
張子之說是盡中下蕩無人善之路也何也亦有所欲而好仁  
是私僞也有所畏而惡不仁是私僞也慕風聲懷象魏且畏

爲隄。曰欲爲表者私僞之尤也。而先王不忍殊異而屏之者。曰爲上焉者無欲畏而功無所事。吾教下焉者邪僻無所畏。吾之教施之而窮。惟誅殛竄流之待耳。中焉者之好仁惡不仁也。誠不誠雜而其亏欲畏也。無不誠其亏欲畏也。誠斯其良。知能之見。常可牖馭而枕之者也。吾有曰施吾教矣。故曰聖人之制行也不制。曰已。故曰議道自己。而制法曰民。張子之說。身無所謂不曰鳥。養養鳥。曰已。養養鳥者。吾見爰居之駭。笙鏞而竄匿也。且其亏天人之際也。似察而弗離。未遽之游意而爲之辭者也。曰大禹孔子之言。天蓋曰理勢之自然者。爲天。非謂紀功錄過。絲絲而較者。爲天也。蓋言天之可畏。非謂天之可邀也。是則然矣。夫張子之所謂自然者。猶曰莫

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云爾夫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其  
非覲鬯闕畧偶會其適之謂至神至精肖類應辦若刻符契  
眇不睹其朕故曰各正性命物與无妄也夫然則天之紀功  
錄過絲絲而較視人自疏簿書尤密覈矣權衡不言而人取  
平焉度不言而人取幅焉概斛不言而人取量焉繩墨不言  
而人取曲直焉規矩不言而人取方圓焉此其程品并辨極  
于錙銖毫忽絜黍而人不謂苛數者之陳亏前卽大姦滑無  
所施其謬巧而詭遜人之準威福亏天地鬼神如斯矣故曰  
易簡而天下之理粵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也故夫先王之嚴  
天地鬼神則白矣本大一專陰陽柄四時紀日星殺地則曰  
降之社仁義則曰降之祖廟興作則曰降之山川制度則曰

降之五祀郊之日皮弁聽祭報喪者不哭不設凶服汜埽反  
道鄉爲田燭帝牛必杜滌三月蚩蚩羣黎無不被呂奉天之  
實者爲社事單出里爲社田國人竭佐邱乘供齊盛蚩蚩羣  
黎無不被呂奉地之實者發爵賜服亏禘出田邑發秋政亏  
嘗大政大禮大兵大刑大役無不臨之呂天祖綱之呂百神  
神明之惠下與鞞庖翟閹之賤報饗之禮達亏貓虎中天下  
而立而不散擅一事專利萬物而示上有所承稟精釐祀典  
不雜呂淫祀而不遺小鬼神之勞非呂爲文也誠徹知夫神  
明之德幽明之故諸生之原其情浚其禮恪其事忠其服之  
亏躬也詳其敷之亏治也察故其時黎民雖熙鬼神敘懷胎  
卯遂育繇斯道也去聖遠失義而陳數主者怠媿勉騁踵故



而行與工祝同昧秦漢之際器數壞散飾淫巧雜采陋儒愚  
巫之法施之太常後儒鑒其誣黷不經矯枉而枉一切虛冒  
之曰理僉謂無物視前聖禮制幾若優伶之爲張子祖其意  
不復尋揣本末從而辭之是欲人之誠亏善而杜誠之原欲  
人之畏天而曰闕畧覲髮爲教也張子曰吾病夫志爲善而  
不本亏六經語孟也夫六經語孟之與袁氏之說相懸也顧  
待辯說哉雖然吾且通之賈無良金所夾之金不中程一倍  
之再倍之程與良金埒則主物者與物矣其與夾惡金而彊  
賈者殊矣其與造偽金充良金者又殊矣其與徒手而志竊  
者又殊矣其與操刃而奪者又殊矣使有告者曰畜良金不  
不費而貨好彼其不信乎又有告者曰勉畜良金無良貨爲

也將有謁而請之者彼其不信乎故吾曰爲奉袁氏之說而誠勤循行而不怠是將可與語六經語孟矣吾竊思夫奉袁氏而若存若亡也則其善莽已焦也吾又思夫精造僞金與亶金亂也篡六經語孟翼虢虎而拚飛也等而下焉不且曰金不中程吾恥之造僞金吾猶有所費不若徒手而竊徒手而竊不若操刀而奪邪張子曰當其爲惡不參一善及其爲善不參一惡是惡齊桓晉文而取高洋朱溫邪取其爲惡不參一善曰其強資爲可用之亏善邪是謂操刀而奪者爲可風曰純用亶金不欺邪其不可尋已張子曰人胃有積蟲亏是乎不嗜五穀嗜泥炭積蟲奪其飲食之正矣知其爲病急捨所嗜用藥殺蟲漸進五穀則元氣可復不然是且不得爲

完人吾亦曰胃有積蟲未可驟進五穀也進五穀將悟而噦無俾其胃而反傷焉必先用藥殺蟲矣袁氏之說卽未必其按古湯液亦殺蟲從治之劑也何也世之諄天地鬼神也久矣明之中葉紀綱紊政刑忒國法不足爲威勸而有人焉取威勸于天取威勸于鬼神其有省身滌惡之意矣張子曰人之胃中積蟲何物哉躁進牟昇之念是也吾則曰誠躁進與牟昇與黠桀者將驚走權寵之門求遂焉券而索之矣而信奉袁氏之徒固猶移其近權寵之心曰上邀蒼蒼之天與不見不聞之鬼神不敢空邀而必自課其小善微勤曰求鑑循是而不休將有覺其躁進牟昇之念之非反亏公善誠善而不難蟲殺而五穀進將有味之而甘馱飫而不捨者矣易曰

內約自牖孟子曰毅亦多術矣夫天地鬼神之德之盛也其甚矣矜斯人也與人之恕也與善之博也其必不專一道也可推而明也張子之意蓋曰天也者積氣積理之精博者云爾鬼神者氣之能理之用云爾故曰理勢之自然而不知其墮亏窺弊閤畧也欲致其尊畏而不知其傲之流亏空蕩而媿也論語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釋之曰民義者鬼神之奧務民義者敬鬼神之實也遠之者猶曰天難諶也皇天無親也一念善鬼神好之不召徃惡介一念惡鬼神惡之不召徃善贖好惡無常唯善惡之鑑非若骨肉之屬倫類之與之相纏綿也召斯之謂遠之也故曰父尊而不親天尊而不親鬼尊而不親命尊而不親火尊而不親火也者日用亏人

也失厝則燔無所擇不呂久用亏人有愛也呂斯之謂遠之也易大傳曰是故知鬼神之情狀狀也者體質之頌也情也者好惡也其頌微故曰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好惡充盈周流乎六虛故曰體物而不可遺也允矣哉嘉興盛子之說感應篇文昌陰騭文也其敘感應篇畧曰太上感應篇爲其文出亏道家其僂舉條曰統該人倫亏儒最近故宋時李昌齡嘗爲之註而真希元凡兩敘之或曰三能北斗三尸竈神司人過惡之說近亏不相然天官家言三能主昭德塞微北斗主伐無道誅有辜祭法王立七祀諸侯立五祀皆曰司命爲首鄭康成云司命水神居人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五祀不及竈蓋曰司命統之今遂曰竈爲司命有繇也因此曰推神

明之說原本深長矣烏昇安其所習毀所不見乎蔡季通書  
傳偁王氏之言曰成周呂前其俗皆嚴鬼神呂書攷之商俗  
爲甚故盤庚偁先后與臣民之祖父崇降臯疾爲告此因其  
俗之善而導之者也郝敬亦曰三代之隆疇風未散上之立  
教也呂高帝爲仁呂奉先爲孝臨之呂鬼神則思諭之呂灾  
祥則思後世機智深文巧勝反訾殷人爲尙鬼謂祭祀爲矯  
誣矣此教化所呂逾難罔罟所呂日密刑罰所呂日敝矣賞  
怒不施而鬼神之惕教民之忠也故夫子有取焉盤庚云爾  
然則感應篇者三代盛時所呂不用刑威而化民成俗之一  
道也其文昌陰騭文敍曰或曰文昌之祀古乎曰古周官大  
宗伯呂禋燎祀司中司命鄭康成云司中司命文昌第四星

弟五星也春秋元命苞云文昌官六星上將建威武次將正左右貴相理文緒司命主灾咎司中主左理司祿主賞功進士則其所司也或曰星辰與天地同始世之傳梓潼神異甚魏晉閒人也而主文昌前此文昌無主乎曰五人帝身配五方帝五行之官祀爲貴神臺駘爲汾神實沈爲參神肩吾處乎泰山傳說託于龍角造父王良名參元象上溯開闢神明之號無非後起何爲獨疑文昌邪或曰梓潼廟祀始于姚秦唐時曾著靈異見孫可之集宋祥符初神有預擬進士鑄鼎象物賦之事見葉石林巖下放言呂爲神實司文章而未必合古祀典也曰何必其古合也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呂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呂來祀之古之火正或會于味高辛祀祝

融商人祀闕伯廬山神血食六百祀而見替見水經則神道之任有夏代矣或曰元命苞所謂司命主災咎云者不過如房之爲駟軫之爲車取其意而已不必操禍福如道家師巫之說也曰今道家之有天師卽古重黎之職所召絕地天之通周官春官屬云凡召神仕者掌三辰之法召猶鬼神祇之居辨其名物觀射父曰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齋肅中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胞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神明降之杜男爲覲杜女爲巫是使之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此其故也若夫貪冒貨會誣妄人神則末世失其官守而致然非其故也今文昌之教大指主于福善禍淫而召孝弟忠信爲集福之本



寔蒼蒼者鑑于下土人心之日醜特降是教庶幾反之令躡其言質其義顯其該貫日用也廣博而切近農工商賈可與知與能至精而索之性情心術之微士人有所不能究而既

是孔門疏附先後奔奔禦侮禽人徇路之器也又何疑焉

書歷城周君私諡益都李叔子議後

益都李叔子文淵字靜叔生九月言其方言無不能言者六歲而孤童時頗彊氣好爭母惡之懲母之笞嚴自禁橋爲謹順勇于師古師其道治其辭勤勤不舍日充上下數千年儒術治具文章升降正變原派日詳呂辨固之不苟發需其盛而沛之欲呂正本剽偽易積醜呂曠呂是服道日安躬履于事親從兄日察已而病病且久不瘳母憂之已而母病叔子

躄病守視母凡八日母卒不食日餘拜賓客六日病大作自  
曰必死則自爲文銘墓越月則又自條其所欲論著之言目  
之尋二十八事合一篇系銘之後越月死已飯而蘇越兩月  
嚮瘡矣自謂不死矣謂銘墓書可焚矣越兩月復病越月母  
葬有期度羸憊不尋送葬自傷日夜哭嘔血遂不復飲食不  
復語竟死其兄萑晚言叔子居喪堅不肯肉食執義不奪毀  
瘠至亏形虞畢亟視之不可爲矣叔子之友歷城周君永年  
私制諡曰孝悼述議曰章之子聞周君治古禮文精洽其制  
諡焉其必有處焉其非徇未造之俗苟曰美名振叔子曰爲  
文而施叔子曰其所不安而予演攷其義類曰比切叔子平  
生師古之心則予竊恐未必其概亏叔子之心而益曰傷叔

子之心是不可已無論者也夫叔子之師千古廉其志念沒  
姚矣廣博而竺矣夫不唯其名之慕者夫誠樂其實役思單  
精壹力求已終之已爲吾將畢吾志焉已成吾身已庶幾乎  
古人所謂不匱者庶幾乎其可已事吾親也不幸中道病勞  
母之慮吾知叔子所已憂其病卒且夕瘳寬母懷無不盡方  
沒也不季母前死力喪病日淡已死不意愛生猶望萬一延  
生已畢其志已成親已爲吾道如是吾親之所已慮我者如  
是也而竟死命也悲夫憾矣何名之安夫周君據諡法之云  
夫固迹叔子生平事母之行已名之而寧謂叔子殉母已死  
邪託曰先王諡已尊名節已壹惠取名之浮亏行也又曰君  
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已求處情周君知叔子哀其早

死表其大者曰冠諡豈不曰是情也名行相應也不浮也唯然而叔子痛無窮期矣痛其求處此名之情而未之馱也痛其未馱而長被此名也叔子望三古而奮爲之友者備曰三古之道求叔子壹其名曰悼叔子或者少安乎雖然私命諡古與前聞之禮與無處焉是則何曰處叔子也

書韓烈婦傳後

韓烈婦李氏濉縣諸生韓君寢齡側室也寢齡死烈婦哭盡哀既烈婦所舉男子子女子子相繼殤烈婦自經死昌樂閭君循觀爲立傳傳烈婦死狀甚悉且推烈婦致死之故曰烈婦爲能无悔于死有自尋者存陳義甚高或曰烈婦無死法也死疑也樂生惡死人情也矣焉者必其所苦有甚于死所

昔有甚亏死而後竟沒而出亏死也女君在適子已成人雖

已子女相繼殤依女君曰養守一節曰報其君

儀禮喪服章鄭注妾謂天爲君者不得體

之如尊

義之慊者也無死法也將毋疑人曰女君之不能容激

亏氣懟曰成死也或曰烈婦之死累其君也公甫文伯之喪

女子自殺亏房中者一人敬姜不哭曰若是者其亏長者薄

亏婦人厚也烈婦無亦牽亏情者與故曰累其君也羅子曰

否也激亏氣者志亂而神荒兒赫然徃徃兇慘不可近牽亏

情者其死也接烈婦之死也後寢齡死凡百有四日惡累邪

有男子子女子子即其女君能逮下舊矣死三日而殮而如

生異薈郁亏室尤非懟者其徵也雖然必亏死有處乎曰何

爲其無處也禮妾爲君布總箭笄髮衰三年與妻爲夫同妻

之亏夫也有子爲夫字子可無死不卒無子慮其生之無賴也思其志之或奪也可曰死或死或不死從一而終其義一也服同則義同烈婦之死其能制義曰踐禮章章已又何疑焉吾聞閭君學道君子也篤禮義倘是者弗傳攷亏其言尤信

#### 四貞女傳後論

余友彭季子紹升績學敦行屹然有隆禮由禮之志能古文樂道人善嘗爲其里人宋貞女景衛姜貞女桂王貞女施貞女立傳余昇受而讀之肅容敬歎曰女士也詩曰釐爾女士鄭公曰女而有士行者也書四貞女傳後破時人餘惑焉

彭季子佺四貞女傳頗聞著于時談禮之士或推難之曰爲  
季子親爲名儒孫子討論三代禮文經傳離合之旨至孰又  
嘗出入宋明諸老師賢人所講說原流澆遠矣四貞女者其  
行事旣卓絕斐然成文章季子傳之固當然季子不折衷于  
中庸裁之曰禮將使學者樂畸行慕高遠放性情之和蒙竊  
惑焉羅有高曰夫禮稱情立文緣人性而起者也若中庸則  
又難言之是四貞女者固曰其行爲中庸已矣是故蹈之而  
不疑夫民性有愷上同本乎元繹能者率而行之而道生焉  
稽諸獨獨之所可而可獨之所不可而不可期于儻然于獨  
無惡盟之鬼神綿之歲月歷阻折百出卓定不遷其達也若  
泉其直遂而不回若矢視捐項絕脰棄其血肉之軀若燹毛

髮若遺土其安難難危苦人世不堪之遭若命爵祿名譽不足干其中扁詩書經傳所陳淡若琴瑟笙磬之和音適與心諧而益不願假他辭說呂自解如四女子者行不同至其自期亏獨不忍冒經呂欺其志則無不同讀其傳未嘗不健其浚流連三復之而不知涕之何從也申徒嘉曰遊亏羿之設中中央者中也然而不中者命也當吾世而不遇大聖四女子者是足呂激清風挽漓俗而之醇矣或者其呂循故儕俗浮沈不自宰之愚婦人爲中庸乎是比干不足同仁亏微箕伯夷叔齊未賢也栢舟何呂首鄙風哉或曰然則四女子者能中庸矣乎曰毋無易言能不能非聖人夫誰定之矣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百姓日用飲食若水族游亏江湖未嘗離



水而未嘗知水也知盡之和化之聖也知至之賢也或務知之或不必其務知之接境自動依乎天良感涕而滂達不閉亏欲聖人才之故曰不辱中行而與之必也狂捐乎蓋中庸之傳邈矣三代之季泯泯昏昏鄉愿乘時竊發屈曲媵阿被服兒堯禹荀同流俗爲俛仰割六藝文奸言竄塗經訓居之而不疑唐宋元明大儒畏其牽推本窮原精擇詳語之而學者蔽亏所趣急切不能返假借近侶之言自藩飾身不闕亏時可自藏身免顯過囂然自謂中庸之行若是而已至亏君父之際藝倫之大常其惻怛誠摯專壹若不可已必義之是出如四女子者未數數也將謂能中庸者爲天下不能中庸惟四女子也獨其然乎或曰是則然然曾子問孔子之言也

取女有吉日女死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何  
謂也曰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呂氏自己起義者禮之經廉  
恥倫紀之大坊自民起義者禮之通曲成萬物之仁也且壻  
死女弔服斬衰離絕不屬邪何呂爲之服尊也壻葬除喪脫  
許嫁時纓定繫厚別之心雖中人必且怒然而動踏蹶而慕  
栢舟之義矣情呂民自居則聖人順而民之爾若曰非其誠  
勿鴛也且未成婦也邠卿子曰惟聖盡倫惟王盡制兩盡者  
足呂爲天下極矣師聖師王師其經也禮之通中人呂下藪  
匿焉君子蓋哀矜之也或曰女未廟見而死歸葬于女氏之  
黨何謂也曰武進莊學士存與之論完矣吾無呂易之其說  
在銘石門蔡貞女之墓碣也莊君曰執一之儒不濳攷義例

呂有未廟見而死葬于女氏之黨之文遂曰死不可呂即墓  
生不可呂居室所謂不知其理而妄推其類者邪儀禮喪服  
章傳曰夫至尊也妻至親也至尊無所不伸至親則有時而  
屈故三年之視期輕重絕倫矣呂夫之死同諸女之死于義  
鈞乎夫者至尊之誼命則成之婦者至親之屬必成于尊廟  
見者成于尊也未成之辭聞系之婦矣不聞其系之夫也其  
言曲而中矣余獨悲賢女守志之義久不白于世聖人之經  
受蝕于鄙儒小言殆盡末俗益不知其可貴重或阻抑之或  
妄呂凡民之智揣量豪傑滕口說橫加訾謗不成人之美里  
巷翁媪知姑息而已鮮能呂德愛子呂遂其情性之正至天  
札其天因就或者之難條次之呂諗季子詩云憂心悄悄慍

亏羣小若王貞女慍有終窮乎

書北海孫君所藏桂州心經後

盈天地閒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而已矣盈天地閒形者形色者色聲者聲靈者幽者呂質現者呂氣現者神現者景現者十二類生類與類復區呂別億億萬品不齊總之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之所升降變化各肖其習因不爽錙銖呂究極其交報之趣而已矣上聖說之如空印空無說也宗師提持如指指月非指也義學講貫如剪紙兒鳶非誠鳶也至亏書家承般若光明詰屈點畫立意求工亏字體疎密結構之間如呂杖畫虛渺然終不見其迹也至矣乎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乎書家書心經者予所見數十家多楷書其行書則撫貞觀

時所集王羲之書矣未睹猩猩州北海孫君承其先人之志葺  
柿巖別墅于於陵尋古異僧猩猩心經奇其精變將立石柿  
巖重櫺刻之見其搨本者率震蕩怪愕合掌讚歎曰未曾有  
也夫未曾有何獨于異僧之猩猩而讚歎之舉足下足上牀  
下牀眷屬聚首食飲啜涕茵屣偶而歡喜偶而煩惱猩猩沈  
溺感涕不可援關猩猩邪楷書邪于此冷眼微睨尋廬山真  
面不覺嗒然失笑曰未曾有也到此時菩薩一掌異僧一掌  
孫君一掌

書桃核論後

長洲沈立方先生抱微居隱樂化好觀物積久而察有寤焉  
感桃核作論曰諭心陳義高美釐道術比類甚約而貫理扶

疏蓋自尋之言也有高嘗受讀存之時取翫之有疑焉欲求明也白之凡天下有形質之物無不做遞嬗而生嬗傳也天事呂氣傳蠢動呂精傳艸木呂荻株菜蕒之屬呂菜果呂核因是有代滋衍亏無窮物之生生之理止此矣先生之言曰核之仁卽人之心包絡也而細縕化生之本則兩仁中空有元氣者存呂爲天命之性條而達之謂道修而雖培之謂教無聲無臭者原直養無害者專歸亏區釋老別同異命指尤濶予亏老氏之學未濶攷未能循其際釋氏之學嘗用心焉其文字傳世者嘗覽其凡蓋先生之所聞彼教賢者先之矣澗名有言曰高遼陸地不生蓮萼溼地污泥乃生此萼聲聞緣覺耽宗靜滯迹化城則悲之設誠語勸道之不呂爲美權

實之用微乎語言真容息議之徑絕獨脫蘊界善入泥洹非  
動爲怪作而致隱之道如是也易傳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  
存乎德行難矣哉若曰縣核方空不土種不欲受澤然乎夫  
藝事之必土種而植必糞雖而茂必賴耨而良是場師之智  
也聖人者事心之場師也天地大矣血氣化情偽相勝人事  
之變無端而由潤毒相糾聖人各職一己窮厥變濟民屯難中  
治分道合一與而戶別本不可謂同異安自起學者守一聖  
人之道孳孳求盡之俾善氣充固粹而仁乘露濡雨萌達若  
神榦枝條遂布萼葉與天地春碩實不自有己甘萬民戴仁  
不逸藏智孔和廓徹畦町呂游乎無窮之門會斯惜者其可  
忘言矣莊子曰包有重閭心有天游重閭邪核邪仁邪天游

邪兩仁中空邪先生教之

篤公劉鞞琫容刀其軍三單解

試優實作

鞞爾雅云鞞刀室也疏古之言鞞猶今之言鞘揚子方言刀劍室自關呂西謂之鞞琫左氏傳伯鞞藻率鞞鞞是也鞞上飾之謂琫下飾之謂琕瞻彼洛矣之詩曰鞞琫有琕毛氏萇曰天子玉琕而珣琕諸侯璽琫而璆琕周禮也公劉則未知其爲玉琫與爲璽琫與琕之爲珣爲璆與不言琕兼辭也著琫知琕也徐釋說文曰琫之言捧也若捧持之也釋名曰刀室口之飾曰琫琫捧也捧凍口也集傳曰刀上飾其偶失檢與其有闕文與何氏楷之所釋當矣據禮言之其鑿鑿也容刀集傳曰容刀容飾之刀也不可易已主乎刀言之也或曰



容刀如言容臭。劉氏瑾引伸之。是主乎鞞言之也。其可通乎否也。夫言鞞琫而猶必言容刀也。是未知鞞之爲刀室也。未知鞞之爲刀室也者。卽言容刀猶昧也。刀室之爲鞞也。古之人名之。古之人稱之。古之人其舊知之矣。則言鞞而容刀之義著也。而猶必曰此刀之所容也。是衍說也。集傳蓋言容飾之容爲正義。而容臭之容。旁訓焉。爾文。媿鞞琫則當云刀容也。刀容變文。呂叶音乎。又非也。君子之亏言也。無所苟而已。玉與瑤佩服之至貴者也。其光瑩。呂耀人目。必爲先動焉。味舟是呂首之矣。鞞長呂尺。量或二三琫。不過膚寸之間耳。見鞞焉。徐而察之。有琫焉。目之所及之。第如此也。刀之受飾。不亏刀。亏其柄。是則曷謂容刀也。柄統乎刀。斯渾之刀矣。鞞亦

統乎刀渾之刀其可也雖然離鞞猶全乎其爲刀也離柄則不全乎其爲刀也則容其柄非容其柄也故呂容刀也琫與柄次相鱗見琫宜旋見柄也燦其容焉曰此致飾之刀也君子立言盡言之理而已非故欲爲參互也且鞞之飾刀之飾曷咏哉謂是佩服之貴也佩服如是如是其勤也是厚也與或之說吾蓋味之而少旨吾舍集傳奚從焉天集傳之傳經也甚慎之若其軍三單之義毛氏王肅氏鄭康成氏孔穎達氏各有創有述矣而集傳曰未詳君子信呂傳信疑呂傳疑不設爲詭附尊經也蓋三單相襲如毛氏之所傳王肅氏之所述孔疏據本詩章第事理究辨之其說遂敗不得立鄭箋呂爲部后稷上公之封大國也大國之制三軍呂其餘卒爲

羨公劉遷豳人民從之者丁夫適滿三軍之數無羨卒曰單也其說宋儒概主之禮天子六軍大國三軍周制也夏殷之制邈矣公劉丁夏時烏知其作三軍邪甘誓乃召六卿六卿者天子六軍之將命卿也則因知大國三軍之制三代相沿依古旨來此其可據者也禮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呂其餘爲羨卒周禮地官小司徒之法也當公劉時其呂羨卒成軍與其不呂羨卒成軍與可縣定與此其不可攷者也竊嘗深覈之則夏有甚戾乎先王之經政有不容不疏其蔽者古者制軍賦必度其國山川土田之廣狹人民之耗息使其地力民力寬然有餘興大事優游供應無悉索之苦則王道亢矣闕宮頌曰公平千乘制賦也孔疏謂魯地方七百里爲車當

倍千乘而過之坊記曰制國不過千乘固秉王制哉實則王者  
者亏其始封定制之時務斟酌其國民力地力之所勝不敢  
使迫盡無餘爲其後病也夫車千乘則甲士當三千人步卒  
當七萬二千人炊家子當萬人固守衣裝當五千人廩養當  
五千人樵汲當五千人法當用十萬人也而曰公徒三萬者  
制軍也中舉三軍之成數言之也爲車三百七十五乘爲甲  
士一千一百二十五人爲步卒二萬七千人爲將重車九千  
三百七十五人少亏軍賦之常數三之二統計之是制而用  
之者常十一畜而裕之者常十九也又可推知其別有更休  
之法而載籍闕無稽焉斯謂厚亏民者與誠如鄭氏箋丁夫  
適滿三軍之數卽制曰爲軍幽民不堪也周制成方十里出

草車一乘蓋百井之地爲通者十爲夫者九百除公田百夫  
八百家之所給也推三軍之賦共給之者凡三十萬家爲力  
易是呂民不擾而事輯也今呂公劉遷豳之民如鄭箋計之  
若呂上戶丁男八口率則爲戶僅四千六百八十有奇呂中  
戶丁男五口率則七千五百戶也呂下戶丁男三口率則一  
萬二千五百戶也通三等之戶計之是常呂十餘戶三十餘  
戶出草車一乘也卒徒之役軍甲之費馬牛之費糗糧楨榦  
芻茭之費周制八百家所供者鄭氏且呂十餘戶二十餘戶  
三十餘戶當之周制三十萬家之所供者鄭氏且呂四千餘  
戶七千餘戶一萬餘戶當之即呂小司徒起徒役無過家一  
人之法推之則亦不過三萬七千五百戶其較周制軍賦孰

重輒輕遠縣絕矣孔疏羨卒謂冢之副丁也無羨卒無副丁  
也是成丁者則麗于伍也有外事是空國而行也欲畱守非  
婦女卽老弱也又將何曰爲更休乎其于王道刺謬矣朱子  
蓋心疑其說之不可通而又未昇乎确然之說曰易之故寧  
闕而不詳也然則三單之義究奈何曰其義竊嘗私存之未  
設著也周制天子六軍其賦萬乘大國三軍其賦千乘周禮  
司徒萬二千五百家爲鄉萬二千五百人爲遂天子六軍出  
于六鄉六遂貳之合都邑之師爲萬乘遂人職云曰歲時稽  
其人民簡其兵器曰起征役是也大國三軍出自三鄉三遂  
貳之合都邑之師爲千乘魯魯人三郊三遂是也意者公  
劉始遷豳土地未闢生息未蕃卽三郊之衆制軍賦三遂之

衆尚未遑制軍賦也無三遂之貳曰三單與此見公劉有利  
民之實心無夸大之浮氣亦云篤也雖然集傳未詳也其詳  
之僭乎曰學者之弓經也學焉耳旁攷他經比切訓詁苟不  
悖先王之道焉則私備一說待教焉可也單之詰對複言之  
曰單盡不畱餘曰單無副貳曰單